

鉴宝 机关 盗墓 风水 隐术

天王神墓壹

九方楼兰作品
JIUFANGLOULAN
ZUOPIN

天
王
神
墓
壹

一部讲述中国千年文明的恢弘巨著
十三道金环拼出的神秘地图代表什么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7247 / 7774-A

鉴宝 机关 盗墓 风水 隐术

I247
7774-A1



NUAA2013000769



天王神墓壹

九方楼兰作品
WORKS
JIUFANGLIULAN



一部讲述中国千年文明的恢弘巨著
十三道金环拼出的神秘地图代表什么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眼. 天王神墓 / 九方楼兰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
2012. 7
ISBN 978-7-5155-0512-1

I. ①天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推理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47083号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天眼：天王神墓

作 者 九方楼兰
责任编辑 梁一红
开 本 960毫米×680毫米 1/16
印 张 16.5
字 数 219千字
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厂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0512-1
定 价 29.8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
发行部 (010) 84254364
编辑部 (010) 64210080
总编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■ 楔子

1996年10月26日夜，新疆阿勒泰市青河县以北三十公里处。那天晚上，雷电交加，大雨倾盆。

青河县靠近中蒙边境，这里极其荒凉，方圆几十公里内无人烟。县北郊的一道山沟内，此时却紧靠山体搭起一座巨大的军用帐篷，长度足有六十余米，十几盏高强度探照灯照得山沟如同白昼，几十名身穿橙红色连体防护服的人紧张忙碌地在帐篷边来回穿梭，一辆现代牌挖掘机马达轰鸣，不停地挖着山体的岩石。有人手持微型磁场探测仪，用无线对讲机指挥挖掘机司机校正铲斗的方位。瓢泼大雨和雷声很好地掩盖了挖掘机的轰鸣声，极为隐蔽。

距离军用帐篷五百多米的地方停着一辆丰田越野车，车外并排站着三个人，个个身穿特种防护服，表情严峻地盯着前方闪烁的探照灯和挖掘机的车头灯，任由雨水顺着帽檐像珠帘似的流下来。

“老魏，辐射场强读数越来越大，看来我们花费几百万美元得到的情报没有错——这里确实是个巨型铀矿。”站在左首的人隔着防护服上的玻璃面罩，语气激动地说。

中间那人点点头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手中的微型磁场探测仪。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，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制造，能探测电磁、电离等所有辐射能。仪器上监测到的数字一点点地发生变化，挖掘机每铲出一

斗石土，数字就会变大一些。

这人声音低沉地说：“好在那些工人并不知道。老梁，如果估计没错的话，再向前挖五十米，就应该有所发现。”

右首那位被称为老梁的人连忙下命令加紧工作。在这种雷雨天气，很难听到人的说话声，就算站在对面，也只能通过防护服面罩内的无线对讲机进行通话。

“你们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吗？”老梁把对讲机凑到嘴边，询问几百米外的施工工人。

对讲机里传出回答声：“头很晕，还有一点儿恶心。”

老梁说：“我们的防护服是德国货，能抵抗5000雷姆辐射，放心吧。”

“魏总，挖斗碰到东西了，好像是硬物！”现场指挥员通过无线对讲机报告。站在中间的魏总听后眼中放光，拿起对讲机问：“确定吗？是否可以目测？”

指挥员回复：“暂时还不能目测，改用人工清理了！”

“好，继续挖掘，随时报告情况！”

不到三分钟，现场指挥员汇报说：“磁场强度急剧增加，所有工作人员出现头晕反应！”

魏总态度异常坚决，说：“继续挖掘！”

又过了几分钟，现场指挥员兴奋地报告说：“魏总，发现目标！经目测为石质长方形物体，形状很像棺材，其他情况不明！”

“继续清理，加快速度！”魏总的呼吸变得急促，握着探测仪的手也开始颤抖，“天眼——天眼——你到底是什么？”

就在这时，现场指挥员汇报说：“有人开始出现轻微呕吐现象！”

“铀矿的放射性极强，要不要停一会儿？”对讲机里传出请示的声音。

魏总直接拒绝：“不用担心，抓紧时间清理，把石棺挖出来！”

头顶传来隆隆的响声。从山体高处滚下来的岩石，砸在帐篷顶的钢管上。指挥员再次报告：“山体上方有滑坡迹象！”

魏总呵斥道：“天塌不下来！继续给我挖！快！”他身边的两个人偷眼对视，脸上露出担忧的神色。

挖掘机的挖斗碰到埋在山体中的石棺，无法继续工作，只好改用人工清理。十几把军用铁锹上下翻飞，棺材终于被挖出。

指挥员命令工人用喷水枪将棺材表面的泥土碎石冲刷掉，再把探照灯转过来，光束对准这口巨大的石棺。

“撬开它！”魏总的命令不容抗拒。十几个人立刻操起撬棍，围着棺材用力撬。不知石棺在地下埋了多少年，上面布满厚厚的硬土，很久才被撬开了一道细缝。

这时忽听有人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：“我的鼻子，鼻子！”

旁边的人一看，那人的鼻子和嘴里鲜血直流。指挥员急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那口石棺突然猛地震动了一下，吓得十几个人全都后退散开。魏总在远处通过对讲机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指挥员紧张地说：“魏总，棺材里好像有东西！”

鼻子流血的那个人惊恐地指着棺材，表情扭曲：“有——有人，里面肯定有人！”突然他口吐白沫，双手捂住面罩倒在地上，四肢开始剧烈抽搐。

周围的人退得更远。指挥员喝道：“不许后退，马上把棺材撬开，这是命令！”

没有人愿意上前。

指挥员掏出手枪，拉动枪栓将子弹上膛，对着身边两个人厉声喝道：“去撬！”

两个人满脸是汗，看着黑洞洞的枪口，无奈之下只好哆哆嗦嗦地拿起撬棍，走上前继续撬石棺盖。随后又有十几人陆续上前帮忙。

指挥员命令录像。有人取出微型摄像机，把镜头对准石棺材。

那些人吱吱嘎嘎地撬着，棺材缝隙越来越大，几乎可以伸进去胳膊。摄像的人来了勇气，迅速调整摄像机的焦距，把镜头对准棺材的缝隙想看个究竟。忽然他觉得鼻子下面有点痒，因为隔着面罩，只好忍着。后来感觉到嘴唇上有异样，他伸舌头一舔，又甜又腥，原来自己在流鼻血。他大惊，随后感到脑中嗡嗡作响，眼睛非常难受。他连忙把手中的摄像机对准面部，再把液晶屏翻转180度，看到了那张七窍流血的脸。

“啊——”他大叫一声栽倒在地，抽搐几下不动了。那些撬棺材的人中有几个突然身体抽搐，扑倒在棺材旁，其他人再也顾不得什么子弹了，纷纷扔下撬杠转身逃跑。

指挥员大怒，举枪要打，却感觉胳膊软绵绵的抬不起来。他感到太阳穴快要鼓出来了，眼前一阵阵发黑，勉强支撑着用对讲机报告：“魏——魏总，这里发生情况，我们——我们都撑不住了，这里辐——辐射太强！”话没说完，他便栽倒在坑中。

“喂，喂，出了什么事？快回答！”魏总连声吼叫，均无人回应。老梁举起望远镜，看见前方远处的挖掘机一动不动，探照灯照射之处，已无人走动，死一般的寂静。他紧张地问：“老魏，快离开这里吧，我的头越来越晕了！”

魏总明知道事情不妙，但就此放弃又极不甘心，便咬着牙用手一指：“你们两个去看看！”

老梁说：“老魏，我们还是撤退吧，不能为了天眼把命也搭上吧？咱们可是十几年的老搭档！”

“少废话，能揭开天眼的秘密，就算我们全死都值！这是命令，快

过去察看，否则我打死你们！”魏总脸部肌肉扭曲，掏出手枪吼道。

两人无奈，只好慢慢地向施工的帐篷靠近。

走进帐篷，见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很多尸体，很多人手里还握着闪红光的对讲机。老梁立刻掏出手枪，紧张地向四下察看，失声问道：“他妈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怎么全都死了？”

他们慢慢地走到那具巨大的石棺材旁，指挥员的尸体横在面前。这时，指挥员尸体旁边的电磁探测仪突然鸣叫起来，三盏红灯同时急闪。他们知道这部探测仪的最大测量值是12000雷姆，相当于距离核爆中心两千米处的辐射强度。三盏红灯同时亮起，说明这里的电磁辐射已经超出仪器的测量范围。

“老梁，快离开，这里不对劲儿，快走！”另外那人说道。

老梁点点头，转身刚要离开，突然眼前一片漆黑。他大叫道：“怎么回事？灯怎么全灭了？我什么也看不到！”

另一人惊恐地说：“不是灯灭了，是我们的眼睛瞎了！快跑！”他们凭借记忆，朝来时的方向跑。但他们只跑出二十多米，便相继栽倒，四肢抽搐，口吐白沫。

这一幕，被五百米以外举着自动聚焦望远镜的魏总看得一清二楚。此时他的欲望才被理智战胜，一头钻进越野车，发动引擎调头狂奔。

车上的GPS定位仪指示着汽车前进。魏总摘掉防护面罩，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。他咬着牙，心中痛惜无比。雨水从半开的车窗飞溅到他的脸上，他用手抹一把脸上的雨水，发现手上竟然都是血。他伸手扳过后视镜，看见自己的鼻孔、双眼、嘴角都开始渗出血滴，同时视线开始模糊。

魏总知道辐射并没有放过他，现在他要做的，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去青河县医院接受放射线治疗，才有活命的可能。

油门已经踩到底，仪表盘显示汽车时速已经达到一百八十多公里。这里的路面不平，越野车上下颠簸，有几次险些翻车，但魏总却丝毫感觉不到危险，身体倒像是飘在云雾中，越来越软，越飘越高……

砰——汽车结结实实地撞在一块岩石上，巨大的惯性车体腾空而起，在空中翻了几下后砸向地面。轰！油箱随即爆炸，一个巨大的火球从地面升起……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章 六壬极乐盘 / 1

他强打精神向前走了十几米，再无其他机关。甬道尽头孤零零地摆着一张铁质供桌，上面放着一只方形铁盒。刘大脑袋身体后仰，用手指挑开铁盒，里面并没什么机关。他用手电筒向盒内照去，盒内顿时金光灿烂，刺得他睁不开眼睛。

铁盒内静静地躺着一个圆形金盘，通体用纯金打造，上面刻着精美无比的花纹。

第二章 五行镇墓 / 39

三个和尚则站在沟边闭目合十，极为虔诚。足足过了五分钟，从水沟处飘出一股刺鼻的血腥味，在石厅中弥漫。唐寻心里直发毛，暗想：他们在搞什么鬼？这时两个和尚又去摇另外一个绞盘，轧轧声中，厅上又降下一口水缸。当水缸降到一半儿时，突然从缸里传出一声大叫：“老和尚，你他妈的快放我出去！”

第三章 鬼宫殿 / 82

唐寻一怔，他扭头瞅了瞅胖子，再回过头来看那婴儿时，却吓了一跳。墓穴里怎么会有婴儿呢？从那乳白色瓶子里爬出来的分明是一块黏糊糊、白花花的烂肉似的东西，也没有明显的形状，在地上左鼓一块、右凸一块地不断变形。

第四章 白雾人脸 / 122

三人听到胖子的惊呼都回过头看，从那根石柱方向，很怪异地飘过来一张男人的脸。这张脸竟然是由白色雾状东西形成，半透明，只有脸没有身子，后面还拖着一根细细的尾巴。整张脸好像空中的云彩一般，但五官非常清晰，离地约有一米多高，慢慢地向五人飘过来。

第五章 升天道 / 164

棺材里平躺着一具尸体，看样子应该是女性。头部有金丝凤冠，凤冠上镶着一圈鹤鹑蛋大的珍珠，颈部有红宝石朝珠，腰部有金缠丝玉带。双手平交胸前捧着一个白玉笏板，手骨上套满了红、绿宝石戒指。尸体周围堆着无数金银珠宝，有大大小小的珍珠，翡翠宝石、猫儿眼、祖母绿项链，还有玉佩、玉片、金佛、银簪等，将棺材塞得满满的。

第六章 天国地宫 / 204

正在这时，铁球也弹不出去了。净空连扳控制杆，齿轮憋得嘎嘎作响，但左臂的铁链还是收不回去。净空有点急了，他从机关汉上站起身来，探出头朝下一看，顿时气得七窍生烟。原来不知什么时候，唐寻在底下将伸缩撬杠插进机关汉左臂下的缝隙里，夹在齿轮之间，阻止齿轮传动，铁链当然就收不回来。

第一章 六壬极乐盘

他强打精神向前走了十几米，再无其他机关。甬道尽头孤零零地摆着一张铁质供桌，上面放着一只方形铁盒。刘大脑袋身体后仰，用手指挑开铁盒，里面并没什么机关。他用手电筒向盒内照去，盒内顿时金光灿烂，刺得他睁不开眼睛。

铁盒内静静地躺着一个圆形金盘，通体用纯金打造，上面刻着精美无比的花纹。

石门阵

2011年初春，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县。

这里是西汉武帝刘彻的长眠之地，也是三国名将马超的故里。兴平县西郊有个村子，因为离汉武帝的茂陵不远，所以叫茂陵村。村子里人口不多，大约百十来户，男人们大多到县城或咸阳市打工，留守的都是妇女小孩，剩的男人也都是些游手好闲之辈。此时正值早春三月，关中地区春意盎然，可村里还是很冷清，大白天也看不到几个人。

住在村西的丁寡妇，丈夫两年前在县城里打工时，被掉下来的砖头砸死了，她和五岁半的儿子小宝相依为命。

这天下午，丁寡妇正在屋后菜地里锄草，小宝抱着一只邻居送的野兔

玩得高兴。野兔脚快，转眼间从前院蹦到后院，又溜到厨间的灶坑里。

丁寡妇在前院大声喊：“小宝，莫跑得太远啊，妈妈一会儿就要做饭了！”

“知道啦，我和野兔玩一会儿！”小宝玩得兴起，随口答应着。

陕西农村的灶坑和东北的不太一样，西北农家几代人住在一起，需用大号的锅炒菜做饭。为保证风顺火旺，灶修得比较大。因为长年烧柴禾，砖被熏黑发脆，每隔两三年就要拆掉一层砖，十年后再补砌上。丁寡妇家有一大一小两个灶，家里人丁稀少，大灶两年前就不用了，一直没有生过火。

野兔蹦蹦跳跳地溜进大灶坑里不肯出来，小宝为了抓住它，也钻进大灶坑去抓，不小心撞在废灶坑的砖壁上，砖壁“哗啦”一下应声而塌，露出一个黑黝黝的破洞。

野兔慌不择路跳进洞里，小宝蹲在洞口，缩头缩脑看了半天，没敢进去。他想起家里有手电筒，爬出来到屋里取来手电筒向洞内照，洞里面有一条砖砌的窄道，小宝好奇心大起，仗着身材瘦小，费力地爬进去。

丁寡妇锄完地准备进屋做饭，发现小宝不见了，在院子里找了几圈也没找到。听说最近村子里有人拐卖孩子，她急得额头渗汗。她又找了一会儿，最后在厨间的大灶坑里看到了那个砖洞。

她心中一惊：这里咋有个破洞呢？她下去一看，洞口附近的砖颜色发青，和旁边的灶砖不大一样，冲着洞里喊了几声“小宝”，却没有回应。丁寡妇心怦怦乱跳，意识小宝的失踪肯定和这个破洞有关，但洞口太小她钻不进去，便出去找人帮忙。

村里冷冷清清，没有人走动，左右邻居大门紧锁。丁寡妇正着急时，看到村里的刘大脑袋嗑着瓜子，慢慢悠悠地向这边走来，她连忙上前求助。

刘大脑袋是村里有名的老狐狸，五十岁的他目前还是光棍。西安是十三朝古都，陕西地下有很多古墓，他凭着有点小聪明，在当地干一些倒卖古董文物的营生，日子过得还算滋润。他远远地看到丁寡妇神色慌张地呼

救，以为她又被后院那个老嫫夫骚扰了，等听完她的讲述后心里顿时咯噔一下，看看四下无人注意，就和丁寡妇一起来到她家。

刘大脑袋也算半个文物专家了，他用手摸了摸，就知道这破洞周围砌的不是普通的砖，而是宋之前才有的“青铁砖”，这种砖在烧制时掺入了一定量的铁粉，比普通的砖更硬更沉。他再用鼻子闻了闻，洞里有股铁锈味，于是抑制住心中的狂喜，低声对丁寡妇说：“这好像是古代打仗时挖的行军暗道。你先别声张，我去叫几个人过来帮忙！记住，千万别声张，不然你家小宝就没命了！”

丁寡妇吓得连连点头。刘大脑袋飞奔到村南，把杜得财、杜得福哥俩叫出来，三人又去找孙全柱。

“全柱，快把你的那把古陶壶拿出来，快点！”刘大脑袋催促道。

孙全柱壮得像头牛，就是脑子反应慢，快三十岁了还没说上媳妇，这几年跟着刘大脑袋盗墓寻宝得了不少油水。在他心目中，刘大脑袋就是自己的财神爷。孙全柱见刘大脑袋要陶壶，二话不说就把东西取来，递给刘大脑袋。

“刘哥，你咋这么急呀？”

刘大脑袋捧着那把破旧的古陶壶，指着上面的花纹说：“得财，你看，这地图怎么看怎么像咱茂陵村，这个小红点的位置应该是丁寡妇家！”

杜得财是兴平县手艺最好的木匠，他接过陶壶一看，果然如此，便问：“是又咋样？”

刘大脑袋把刚才的事简单地说了一遍：“丁寡妇家灶坑下面很可能就是个古墓，陶壶上刻着八只飞雀，很可能代表着八鸟阵，你们带上破阵的工具跟我走！”

杜得财哥俩听刘大脑袋这么分析，连忙找来工具，用大旅行袋装好后，四人一起来到了寡妇家。丁寡妇急得寻死觅活，刘大脑袋安慰她道：“妹子别急，你把院门锁好，在门口守着，谁也别让进来。”

丁寡妇点点头。

全柱用尖镐将洞口扩大，四人挨个钻了进去。

窄窄的砖道内空气稀薄，不到五米处拐了弯，就见小宝蹲在地上。小孩子肺活量小，早已昏了过去。全柱将小宝掐醒后送出去，又安慰一下丁寡妇，叮嘱她守好家门，别让外人进来。丁寡妇见儿子没事，于是连连点头。

四人在洞里又向前走了十余米，见尽头处被夯土堵实，地面上露出一个长方形石穴，向外呼呼的冒着凉气。他们用手电筒一照，见洞口处有石制的石阶通往深处。几人互相看了几眼，既惊喜又胆怯。刘大脑袋问：“这次谁先下去？”

“还是老规矩，抓阄吧！”得财从口袋里掏出四个装药用的塑料丸，逐个打开让大家看，只有一个内壁被涂成红色。他把四个小丸放在手里用力摇了摇，扔在地上，四人分别抓了一个。

“妈的，怎么又是我啊？”全柱骂道。

其他三人低声窃笑。得财说：“全柱，你就是当先锋官的命，啥也别说了，快进去吧！”

全柱无奈，只好背起旅行袋，举着手电筒慢慢地往石穴内走，三人紧跟其后。

石穴大约有十五米长，半米宽，只能容下一个人慢慢前进。刘大脑袋边走边低声嘱咐：“小心脚下，要是踩到活动的东西，千万别抬脚！”

他的话音未落，就听见“喀”的一声轻响，走在前面的全柱突然停下脚步：“不好，我脚下的石板沉下去了！”

吓得后面的三个人立刻紧张起来，纷纷叫道：“全柱，别抬脚！”

全柱浑身哆嗦，尽管石穴内寒冷无比，他额头还是不停地渗出冷汗。“得财，快去搬块镇脚石来！”刘大脑袋命令道。走在最后面的得财转身跑出石穴，到丁寡妇家后院把“镇脚石”搬进来。

所谓的镇脚石，其实就是普通的大石头。石头传递到刘大脑袋手中，他用石头把全柱脚下的石板压稳后说：“行了，抬脚吧！”

全柱仍然身子发抖，说什么也不敢把脚抬起来。得财骂道：“笨蛋，

没事了，快抬脚吧！”全柱这才敢把脚慢慢抬起，石板被石头压住，没有复位。

四人擦了擦汗，跨过石头继续向前走。洞的尽头是一堵石墙，墙面很光滑，正中央有一条横向的细缝，墙面上有清晰的八角形图案的深槽，每个角镶着一颗锃亮的钢球，远远看去，有点像一张巨大的蛛网。

得财把其中一颗钢球取下来，用手电筒照了照，又迅速将钢球塞回去，惊喜地说：“果然是八鸟阵！”

刘大脑袋拍了拍全柱的肩膀说：“看来你那把古陶壶是真的！我们的运气真不错啊，祖上居然还传下来这么好的玩意！”

得财对弟弟说：“得福，快解机关！”

得福从旅行袋里掏出八个透明玻璃圆瓶，里面各装着一只活麻雀，瓶口的木塞留有笔管粗细的透气孔。

得财拿起一个玻璃瓶，右手摘下一颗钢球，左手迅速用玻璃瓶填补上，瓶上的透气孔正好对准里面的小孔。其他三人如法炮制，将八颗钢球都替换成装着活麻雀的玻璃瓶。

玻璃瓶里的麻雀起初还很精神，在里面跳来跳去，不到两分钟的工夫，它们开始像受惊似地乱飞乱撞，有七个瓶中的麻雀不多时就瘫在瓶底不动了。只有右下侧的一个玻璃瓶里的麻雀安然无恙，时不时还低头吃几口瓶里的谷子。

“就是这个！”得财把装有活麻雀的瓶子取出来。得福立刻从大旅行袋里取出一个装满豆油的大塑料桶。

得财拿过一只长管漏斗对准那个孔洞，得福把豆油灌进去。

几分钟后，十斤豆油全部倒进去后，便听见从地底传出“轰隆”一声，紧接着是低沉的轧轧声响起，石墙从八角形图案正中央分离，下半部分缓缓下沉，露出半米高的空隙。

得福用手电照了照，这石墙至少有两米多厚。如此厚重的石块，不知被什么机关带动，居然能缓缓下降。刘大脑袋夸奖道：“哥俩不愧是兴平

县手艺最好的工匠，看来不是吹出来的！”

得财把嘴一撇，得意地说：“那还有假！”

全柱好奇地问：“得财哥，为什么往里灌豆油就能打开机关呢？”

得福用手电筒照了照石墙分离的截面处，指着能使麻雀存活那个小孔说：“这是八鸟阵中的生门，一直通向机关室的齿轮组，齿轮之间用碎三合石块填塞，无法转动，石墙就被顶住；向里面灌油后，豆油充满齿轮组各处后将三合石溶化，再加上杠杆的作用，齿轮就可以转动了。杠杆带动顶着石墙的几十组齿轮机，就开启了石门。”

“什么是三合石？为什么要用豆油而不用水？”刘大脑袋忍不住问道。

“三合石是用牛骨灰、面粉和松树油和的泥，干后非常坚硬，而遇水即化。油比水流得慢，这样三合石就会溶化得更快。”得福说。

听完他的解释，刘大脑袋点点头。全柱憨憨地说：“设计这么复杂的机关，里面肯定有好东西！”

刘大脑袋眼珠一转，说：“可不是嘛？谁先进去谁就多得一倍，怎么样？”

得财刚要说话，见刘大脑袋冲他使眼色，便把话咽回去。得福说：“咱们动作要快，否则等豆油流光，机关就失灵了。”

全财立即说：“我先进去，刚才抓过阄的，谁也别和我抢！”不等别人说话，他已经弯腰爬了进去。

得福惊呼：“全柱，小心！”

他的话音未落，低闷的“嘎嘎”声猛然响起，石墙的上半部突然迅速下落。

全柱正爬到石墙的中间，左手已经摸到里边的边缘，感觉到头顶的石块正在下落，他吓得魂都没了，急忙向后退。得福连忙跑过去拉全柱的右腿，拼命向外拽。

他们还是晚了半步，石墙的上半部分瞬间落下来，可怜的全柱整个身体被数千斤重的巨型石块压住成了肉饼。刘大脑袋等三人清晰地听到骨头被碾碎的声音，血水顺着石块狂涌而出，却没向外流，而是全部渗入到石